

虎
魔
劍
俠



許吟秋著

武俠擊
技小說

虎
魔
劍
俠

下集

華新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虎魔劍俠

下集

實價壹元二角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許吟秋

發行者 王璞

印刷者 華新書局

總發行

北京西單中商場
天津大胡同路東

華新書局

外埠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武俠擊
技小說

虎魔劍俠目次

第六回

白蓮觀中綉鸞涉巨險
紅柳村內世傑締良緣

第七回

百花亭前英雄伏俠女
五柳莊上莽漢激仙師

第八回

光怪陸離小俠墮色網
朦朧惆恍青姑蹈情罟

第九回

戴月披星請來梅花俠
盜砂點穴攻破岢嵐山

武俠擊
技小說

虎魔劍俠

下冊

許吟秋著

第六回

白蓮觀中綉鸞涉巨險
紅柳莊內世傑締良緣

却說阮綉鸞瞞住父母，飛上土牆，要往白蓮觀搭救同族阮家巧兒，綉鸞乃有名的黑衣女俠，各種本領俱皆精到，不弱於乃兄阮平，她在途中一陣躡躍，早來到白蓮觀外，綉鸞先往觀前觀後，巡視一番，方纔一聳嬌軀，蹣上牆去，探頭對院中一看，見下面乃是一片廣場，僅正北有楹殿宇，殿內也黑黝黝的，沒有絲毫燈亮射出，綉鸞瞧見這種情景，知道此處並非正殿，尤其不是什麼客舍雲房，她當又竄房越脊，躡過兩層院落，見靠西一所房屋之中，燈燭輝煌，人聲歡笑，且有猜拳勸酒的聲音哩，綉鸞瞧看至此，急忙撲到西屋後脊，用個夜叉探海式兒，由溜水簷倒挂下去，再從窗戶白紙之上，用舌尖舐個小窟窿兒

閉着一目向內瞧時，只見大廳正中地上，擺着一席豐盛酒筵，上首坐着一位中年道士，年紀約有四十上下，靠着那道士肩下，便是一位公子，綉鸞認識此人，正是綽號花蜆兒的潘智，潘智對席兩個人兒，長得十分尷尬，綉鸞聽見阮興說過必係什麼高才計澤，她再瞧主位之上坐着一位妙齡道姑，容貌秀麗舉止輕薄，那不問而知必係觀主慧空仙姑。綉鸞見她手執銀壺，正勸潘智等人飲酒，並聽她笑吟吟的言道：「四公子兒你心境怎樣如此狹窄，料想那一個小姑娘兒，還有什麼想不開的，假若今夜再勸不醒，到了明天晚上，爲師給你一種妙藥，拿酒冲上，哄那女子飲了，包你不消費一點事兒即能成其良緣哩。」綉鸞聽了女真子言語，心內便暗暗罵道：「好個不識羞恥的賤人，真是傷天害理，玷辱清門，將來不知怎樣遭報應哩，綉鸞正在如此詛罵之際，忽聽潘智苦笑求道：「師父既有這樣靈藥，何不就在今夜賞給弟子哩。」潘智如此說後，她復見慧空仙姑笑言道：「徒兒有所不知，俺那一種妙藥，不是輕易使用得的，假若阮家小姑娘

兒，自己能够回心轉意，你二人魚水和諧，自有充分快樂，豈不比用藥強的多哩」。綉鸞因其說得此等污濁，不能再聽下去，當即一縮柳腰，仍舊回到房上，她想阮與白日之言，說巧兒是被監在觀後秘室於是即擰轉身軀，望觀中最後一層殿宇躡去，綉鸞剛剛到了那兒，還沒跳下房去，便覺得自己脊領後面，有一股兵刃風來，綉鸞趕忙掉回臉兒，見身後追上的人，正是席間那個道士，手拿一柄雪亮亮的寶劍，向個人劈頭砍來，綉鸞那敢怠慢，拔出腰間鴛鴦寶劍，急架相還，二人敵對四五回合，那道士托地跳出圈外。用劍指着綉鸞問道：「呸，你這女子，姓甚名誰，怎敢來此觀中窺探啊」。綉鸞聽他此問，不便說出個人姓名，遂即厲聲喝斥道：「好個妖道，你不必問俺姑娘姓名，只問你們自己幾個人兒，辦的一些什麼事啊」。那道士正是玉清道人，他見綉鸞綺年玉貌，體段嫵娜，便早起了不好意思，他想自己在此白蓮觀中，人多眼雜，如何能够憤心如願，俺不如假作敗陣，將她引到廟外荒郊，那時用點法術將其禁住，豈

不由自己爲所欲爲嗎，玉清道人想至此處心內連說有理，當假作嗔怒神情，與阮綉鸞再鬪幾合，然後故意賣個破綻，虛砍一劍，望觀外敗陣而逃，綉鸞第一因年青，第二沒有戰鬪經驗，她見這道人劍法錯亂，落荒而逃，便認爲他真敗了，於是卽行躍出廟外，如飛趕去，玉清道人跑了百十步兒，卽停住脚步，與他復鬥幾合，這樣且戰且走，沒有多大工夫，引到一座森林地方，玉清道人至此時候，再不像方纔怯戰，便卽止步按劍言道：「你這女子不識好歹，俺老爺見爾年青，退讓好幾次兒，你還苦苦追趕，緊緊相逼，現在，我確不能再讓你了，過來，吃老爺一掌，玉清道人如此說罷，卽對綉鸞劈面照了一掌，玉清道人這種掌兒乃是有名的陰陽仙掌，從心中發出去的爲陰掌兒，擊在敵對的人身上，既不疼痛，也不麻痒，更沒一點傷損破壞，只是那被擊之人，却卽昏昏迷迷，如飲旨酒，如醉瓊醪，立刻失掉一切知覺，撲地倒落塵埃，任憑人家如何處治，假若要其甦醒，仍須玉清道人翻過手背再擊一陽掌兒，方如大夢初

回，宿醉纔醒哩，如今說那玉清道人，擊了綉鸞一掌，見她當時頭輕脚重，站立不住，咕咚一聲，倒落塵埃，王清道人瞧了，哈哈大笑兩聲，即行飛步上前，俯下身軀，打算將綉鸞揹入林中，施行那輕薄之事，沒想他剛走至跟前，即見一道紅色光線，蜿蜒蜿蜒，勢若遊龍，疾若閃電，由那遠遠天空裏面，一直向自己面上刺來，玉清道人本是崑崙門中弟子且練有紫電劍術如今一見這種紅光，便知是飛劍來到，他當下一伏身軀，向前躍了三五丈兒，回首呵了一聲，由口中吐出一道紫光也如同怪莽出洞巨蛟騰空，化作一柄紫光飛劍，凌空直上與飛來的那隻紅劍，在空中掀刺衝搏，左右盤迴，互相敵鬪起來，玉清道人在此緊急之時，對綉鸞心還未死，又當踏步上前，打算將她藏入林內，但他方纔興此念頭，即聞對面樹林之中。有人唸了一聲「阿彌陀佛」。玉清道人急忙舉目看時，只見路北松林之中，轉出一位少年女尼，頭戴白綾昆盧帽，身穿銀灰絲縐百摺衣，腰繫粉紅蝴蝶絲兒，白襪雲履手執犀尾塵拂，笑吟吟的走了來，玉

清道人借着晶瑩月光，對來的女尼仔細一看，他兜頭兒却像潑了一桶冰水，原來這位女沙門不是別人，却係太華上人門徒，與自己前師烏衣客一同學道，法名叫作白雲仙子是也。那惡道瞧看明白之後，心中轉怒恨道：「這個女亡人兒，平日仗着師姑地位，把我看不上眼，如今俺已擺脫崑崙，皈依崆峒教下，即便俺師尊烏衣客道長來了，也要與他見個高下，俺何必如此懼怕她哩，玉清道人想罷，當對白雲仙子厲聲喝道：「白雲師姑，你在江蘇茅山蓮花寺中，修煉你的劍術，却爲什麼奔波千里跑來山西臨汾地面，要多管貧道的事啊」。白雲仙子聽他如此的說，當用拂塵笑一笑指道：「好個無知的孽畜，你自亡叛離教規，違悖師訓，拜在五雲教祖門下爲徒，已經是無廉無恥，忘恩負義之徒，如今却又來到這裏，陷害良善人家女子，此等惡因巨惡人神俱不能恕你師烏衣客道長，業已飛劍傳書，通知各位師伯師叔，陳述爾的十大罪惡，並言遇見了你，無論生擒，無論梟首，好歹要將你置於死地，以爲將來效尤者之警戒啊」。玉

清道人聞聽之後，便哈哈大笑一聲道：「好個無識賤婢，俺瞧在前師面上，方纔叫你一聲師姑，現在爾既翻轉臉皮，說出這許多狠話，俺也不能再行容情，和你客氣一絲半毫了」。白雲仙子聽了此言，滿心生嘔，隨即伸出纖纖玉手，對半空中的芙蓉劍兒，連指幾指，摧得那柄紅光飛劍，儼如狂龍醉酒猛虎中風，一陣刺剝騰挪，只望紫電劍極力偏去，那玉清道人見此情況，焉肯示弱，遂亦口啊真言，向空中連道幾聲「疾……」，他那一隻紫電飛劍，更如山蛟受創怪莽負傷，愈加發出她那野性，拚命的向上抵敵。白雲仙子見自己的飛劍，急切不能奏功，她當又使出幻化之術，對那劍喝聲「變變」，那半空的芙蓉寶劍，即由一變成二，二變成四，四變成八，八變成十六，如此變變化化，天空裏面便有千百隻燦爛紅光。白紫電劍團團圍去，玉清道人見她用此身外身法，當下微微一笑，於是急忙咬破舌尖，向半空中噴去，她那血光起處，也就化無數飛劍，將芙蓉劍一一敵住，白雲仙子，看見玉清道人有此法術，心中亦自詫異

，她正準備收回飛劍。再用天心五雷正法擊他，沒想到此時時候，忽抬頭看見西南天空，飛來一道黃色光芒，長徑約八丈四五尺兒，寬有一尺左右，飛到的時候，戛戛然如同裂帛之聲，一直奔向紅紫兩道光線裏去，來回盤旋沒有幾遭，白雲仙子見那黃色之光，即向紫電劍颼的壓去，只聽咯吱一聲響亮，玉清道人那柄飛劍，便被牠擊下三四丈，白雲仙子看見此種情態，仔細對那黃光一看，心中便孜孜歡喜道：我道這飛劍來得奇突，原來是師兄鐵面和尚法明到來哩，白雲仙子剛思至此，即見松林裏面跳出一個胖大和尚，頭戴黃色僧帽身穿黃布衲衣，足登黃色鞋襪，手挽珊瑚念珠，他一跳出林來，即對玉清道人指着罵道：「該死孽畜，爾即違反教規，悖逆師言，不爲道中人之所理，就該銷聲匿跡，遠遁山林，偷生苟活過這一世，却爲什麼恬不知恥，還要現身人世，來作這一些傷天害理事兒，現在，爾師烏衣道長，已撒下天羅地網，捉拿於你，你還不快束手就縛，讓俺送上崑崙仙峯聽候師祖發落尙待洒家來費事嗎？」玉清

道人見是鐵面和尙法明，心中更覺驚訝，他到此時知道恐懼無益，只好硬着頭皮上前言道：「師叔在上，聽弟子有下情上稟」法明見他對於方纔之言，完全不睬不理，反如此來和自己周旋，於是心中不覺勃然大怒向他大聲喝斥道：「胆大的畜生，俺教你快快就縛，跟我去見爾師烏衣道長，此尙是一片慈悲之心，指給你一條生路，爾現在還有什麼理由分辯嗎」。玉清道人明知狡辯不成，便擬收劍逃逸，法明那裏容他抽身，即用手望空一指，但見那隻黃龍飛劍，一時比一時猛烈，一刻比一刻緊逼，鬥到約有兩鐘熱茶時候便即倏奮神威，向紫電劍劃然刺去，好個玉清道人，他因爲自己的飛劍，被困於黃龍芙蓉包圍之中，他也是藝高人胆大，一面暗暗誦唸催劍秘訣，將他二人敵住，一面却又打狠主意，欲用陰陽仙掌去擊白雲仙子，沒想他剛起此念頭，即見黃龍劍緊迫下來，最後更聞法明禪師，口中喃喃有詞，唸動真言，用手指導他的劍兒，撤開了敵門，一直向自己頂門上劈來，玉清道人當欲收劍抵當，怎奈芙蓉劍纏繞不放，

倘不用劍抵拒，則自己赤手空拳，性命堪虞，玉清道人如此稍一猶疑，黃龍劍却早刺到，他當下只吓得魄散魂飛，正擬借劍光逃走之時，忽見一團斗大黑氣，由自己脚下往上疾滾，及至升到頭頂上面，只聽沙哪一聲巨聲，驚得跌倒於地，待他抬起頭來看時，則見一隻黑色飛劍，起在半空，將黃龍仙劍敵住，玉清道人看見之後，認得是師妹慧空仙姑的墨葵寶劍，你道他如何認得，原來崑崙崑崙兩派劍術，各有不同形式，各有玄奧機宜，崑崙劍術，發放出去，其形如同長虹，如同龍蛇夭矯，崑崙派的劍術，發出出來，則是一團圓形，滴滴溜溜上直滾，所以玉清道人一見便認得哩，法明禪師看見對方來了助手，便向白雲仙子低聲吩咐道：「賢妹趁此時機，赶快進入松林，將那阮家女子馱起，送往貧僧飛龍寺中。待俺降伏此等妖孽，回到飛龍寺內，再設法救他甦醒得了。」白雲仙子聽了師兄之言，便急奔往林內，將阮綉鸞輕輕抱起，再解下她身上絲縲，縛於背上，然後便向芙蓉仙劍一招手兒，收了回來，她即借着閃爍劍光，凌空直上，徑

往雲中山去了，這裏玉清道人因得慧空仙姑幫助，自己便抖起胆來，惟他二人劍術，距離法明禪師尚差的多，所以鬪來鬪去，還是不得絲毫便宜。玉清道人鏖戰正甜之際，忽然不見芙蓉仙劍，他當舉目四下一望，只見白雲仙子駕着劍光，將那美女背起走了，他想今夜一場好事完全被其破壞，當下心中憤火中燒，恨恨不已，因把這一腔怨毒之氣，全移往法明禪師身上，遂即向慧空忿忿言道：「師妹，這個和尚正是法明，平日對於崆峒教中人，不獨瞧看不起，還每次從中爲難，你我今夜同心協力，務必將其制倒，第一可替教中道友，吐口惡氣，第二報到師祖爺跟前，也是一件大功勞啊」。慧空仙姑聞說，心中便大喜道：「師兄言語甚有理，你我一面和他比拚劍術，一面另用法術傷他罷了」。慧空仙姑說到這裏，隨由身上掏出一塊絲巾，名叫「五香奪魂帕」，兒施展出來，善能奪去人的魂魄，任你法術甚精，道行深遠，只要聞見牠的香氣，必即褫魂落魄，毀命傷生哩，慧空仙姑取出她的法寶，便將玉清道人悄悄一拉，二人搶到上風頭站定，隨即抖開帕兒，

對法明禪師迎面連愧幾愧，法明禪師乃是久經大敵之人，見那妖婦突搶上風，知道必要施展邪術，他當一面用心提備，一面定睛仔細看去，只見妖婦掏出一塊紅色巾子對着自己劈面抖來。法明禪師恐她邪術厲害，便忙立在坎位上面，使個返風撲火法兒，用手一指，平地便捲起一陣狂風，反向他二人立處撲去，慧空仙姑因他能轉風勢，即忙收起五香奪魂帕，却又伸手懷內，取出一隻晶瑩瑩玉鐲，噹噹一聲祭起空中。便直望法明禪師頂上落來，法明知道此鐲名喚乾坤白玉釧，專門打的大羅天仙，不壞古佛，實係有點來歷，如今見他來打自己，當下微微一笑，便即抖開黃布僧衣袖子向上一迎，那隻乾坤白玉釧兒，不偏不歪，不左不右，吱的響亮一聲，便墮入他袖裏去了，慧空仙姑瞧見自己寶貝，被法明禪師輕輕收去，她心中一陣嗔怒，便唸動催劍訣兒，將他那柄墨葵寶劍，催得疾如怒馬，兇似瘋牛，望黃龍劍極力攻去，玉清道人見她法物不能取勝，因亦咒動紫電劍兒拚命向前進攻，法明禪師見他二人形色狼狽，發出兇狠，心中覺暗暗

好笑，當由腕上褪落沈香念珠，拋入空去，只見半天雲裏，立時閃出萬道光霞千層瑞靄，那一串蠶豆大的珠兒，共是百零八顆，祇在一剎時間却變得磐石大從那霞光霧氣裏面，化作千千萬萬串兒，望他二人頭上落去，玉清道人因是崑崙派中出身，知道法明禪師此種念珠神奇無比，變化多端，實是非常厲害得很，他當忙轉回身子，知會慧空師妹一聲，便急借着劍光，凌虛逃遁，慧空仙姑走得略遲一步沉香念珠早落下來，幸她身子靈活躲避工夫伶俐肩上還早着了一下，慧空仙姑起在半空裏面，差點不摔落下來，她當緊咬牙根，負創逃逸，飛奔崑崙山棲霞觀去了，法明見他二人逃遁，便亦不去追逐，隨即一招手兒招回沉香念珠，自己遂駕着黃龍劍光，回歸雲中山飛龍寺中，幫助師妹白雲仙子，搭救阮綉鸞小姐不提，如今且說阮平的父母，次日清早起來，不見綉鸞出房，當令婢僕前去看視，豈知回報轉來，說小姐業已不在房中看那床鋪被褥等等形狀，想是昨夜已出去了，阮老夫婦聞聽此言，心中大爲詫異，當即一面派出人去